婺州咏叹

傅德荣

编者按:生生不息的江南文脉,衍生出说不尽的家乡故事。本期《钱塘江》推出全新栏目《吾土吾情》,邀请来自各地的学者、乡贤、作家等,述说浙江各地的文化历史、民俗风情、嬗变渊源、时代风貌,和大家一起分享属于自己的乡土记忆。

首篇推出关于金华的乡土故事,以飨读者。现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欢迎投稿至邮箱youfenglai2014@sina.com,来稿请标记《吾土吾情》栏目。

吾土吾情

郁达夫说:“金华的地势,实在好不过。”天高云淡的金秋日子,登临金华城北尖峰山巅远眺,南北两山间是辽阔的金衢盆地,义乌江从大盘山逶迤而来400里,与武义江在双溪古渡处汇合穿越婺城,三江六岸是拔节生长的建筑,大自然与人类合力创造这座山水城市的壮阔大美,清晰呈现在澄澈的秋阳下。

一

绍兴四年(1134年)十月,金兵渡淮,江、浙扰动,51岁的李清照动身从杭州由水路沿富春江溯江而上到金华避难。金华是李清照走出至暗时刻的福地。她说:“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,涉严滩之险,抵金华,卜居陈氏第。乍释舟楫而见轩窗。意颇适然。”

她很快爱上这座小城。她多次游历金华山,与道长谈论修仙之道;她惊讶物产富庶丰饶,这里有“肥嫩如船的白藕和硕大如瓜的枣子”;她与市井百姓来往甚密,长发飘飘、面容姣好、轻声侬语的女子是她眼中美丽风景;她还常与当地乡绅学究拥炉煮茶、高谈阔论。她在金华沉淀思想,逐渐从伤痛中走出来。

她整理完成了棋牌专著《打马图经》,所附《打马赋》寄托了作者“老矣谁能志千里,但愿相将过淮水”的政治理想。她创作的诗词化忧愁为豪气、婉约中见深沉,开创了南渡后诗词新境界。《武陵春》是她后期文学风格变化的代表性作品。“双溪”是金华著名古渡口,暮春双溪景色美得令人屏息。美景钩起李清照亡国之恨、飘零之苦、寡居之悲,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许多愁”,深重的家国情仇舴艋舟如何载得动?她登临古八咏楼。面对滚滚婺水,她挥笔写下千古绝唱《题八咏楼》。“倜傥有丈夫气”的李清照,不仅是婉约词宗,更有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的豪迈胸襟。

古人喜欢溯河而上选择隐居地,越深入上游内地,越远离纷争中心,带给他们更多安全感。宋代朝廷南迁杭州,大批达官贵人随朝廷南迁。能住杭州的只是一部分,更多人要另找安身立命之地。处江湖之远、得水陆之便、地宽土肥的金华,正是避乱隐居好去处。方孝孺说“宋之迁于江南,婺去国都为甚尔,其地宽衍饶沃,有中州之风,故士之自北至者多于婺家焉”。金华是杭州之外接纳北来人口最多地区。史料记载,两宋迁入金华姓氏达130多支,移民超过了原住民人口。除了李清照、陆游等人隐居婺州,吕好问、吕大器、吕祖谦家族,苏辙、苏迟家族,驸马潘正夫及孔氏后裔、蔡元定后裔都是这个时期迁居金华各地。

二

颇具战略眼光的李清照,用“水通南国三千里,气压江城十四州”盛赞金华气象。她认为,通行浙闽赣皖必过境浙中金华,水道上下纵深三千里,可从沿海直抵内陆腹地,足以影响江南十四州存亡,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清顺治三年,清兵为打通浙江全境并向西发展,纠集重兵围攻金华城。镇守金华的是崇祯兵部侍郎朱大典。久攻不克的清兵,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,以绝对优势兵力猛攻20天,金华城才被攻破。守城将士大多战死,朱大典家人幕僚32人全部殉国。

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将领侍王李世贤,为开辟新根据地策应天京,于1861年5月28日攻克金华,建立以金华为军事指挥中心的浙江根据地。太平军在金华驻扎近两年,以金华为中心,与清兵展开拉锯鏖战。风头最劲时曾攻克浙中和浙西南几十个州县。

上世纪30年代修建跨越浙赣湘三省千里浙赣铁路,沿线建设前进军用机场群,建立沿海战略纵深。1942年美军利用前进机场轰炸日本本土,日军动用87个大队兵力发动浙赣战役。由杭州湾和江西两头,向金华方向夹击,企图打通浙赣线、摧毁我沿线机场群。在浙赣会战中日军付出伤亡1.7万人的沉重代价。

金华战略地位取决于优越的补给条件。金衢盆地非常适宜农业生产,有“浙江第二粮仓”美誉。南宋朝廷把金华作为“陪都”,太平天国和日本人抢占金华,都出于以战养战考量。金华民风彪悍、习武成风,百姓扛起锄头能种地,拿起刀枪能杀敌。宗泽坐镇抗金前哨开封,家乡人勇敢“逆行”,向前线千里送军粮,到达时鲜肉已成“火腿”。戚继光招募勇猛机智兼备的义乌兵,成为他荡平倭寇的无敌之师。日本人占领浙赣线后,当地百姓从甘蔗林中窜出打死落单日本兵,迫使他们不敢单独外出。

战略要地成为和平年代发展枢纽。空陆水立体交通网络、义新欧班列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中,金华成为向东辐射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,向西辐射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长江经济带的“金纽带”。

三

金华多仙源于境内山岳瑰丽神秘。金华北山是著名仙山,黄大仙是载入仙谱的大神。绵延百里金华山,林海苍莽、云雾缭绕,湖泊溶洞暗河遍布山壑。磊磊山石酷似羊群、奔兽、飞龙,连长出果实也成“佛手”。清凉洞天福地也是修仙圣地。赤松子、黄初平、黄初起各路神仙在山间腾云驾雾、乘鹿驾鹤,逍遥自在、一日千年。明代陈逢春诗云“云暗赤松犹住鹤,山余白石已亡羊。羽客相逢传往事,至今洞口夜生光”。“眉宇间有烟霞之气”的徐霞客,就最爱金华山的仙风道骨。他用三天时间爬完这座仰慕已久的仙山,洋洋洒洒写下五千字的游记。金华山留给他的印象就是一座世外仙山。

诗人黄亚洲先生说“金华是一个诗都”。曾游历金华的谢灵运、李白、陈子昂、戴叔伦、严维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王安石、陆游、李清照留下不朽诗篇。骆宾王、张志和、贯休等金华籍诗人的诗词登峰造极。跨越千年时空,“湖畔诗人”冯雪峰、潘漠华和人民诗人艾青开创新文学运动新境界。离艾青故居不到十公里的源东乡东叶村,栽种万亩桃林,春天桃花盛开。这个小山村,走出了我党早期革命家施存统和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父子。

作为盐、丝入赣和漆、瓷入浙的贸易要道,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。“婺剧”就是本地高腔、乱弹及时调,与永嘉南戏昆腔、皖南徽戏、苏州滩簧“化学反应”的产物。婺剧唱腔高亢粗狂、打斗勇猛刚劲,与江南戏曲婉转清丽风格迥异。在金华乡村,每年春节村村都要请戏班演大戏,家里新房落成、红白喜事,也要演戏答谢同村。

婺剧之乡孕育了“东方莎士比亚”美誉的戏剧大师李渔。李渔年轻时中了五经童子,金华府同知送他一只小老虎褒奖。李渔最终选择“人间大隐”之道。史上少了一位官僚,多了个震古烁今的文化大家。拥有500万字皇皇巨著的李渔,不仅是伟大戏剧家,也是杰出出版家、美学家。一部《闲情偶寄》,将中国士大夫美学尽收囊中。

金华出美酒。《武林旧事》记载,金华酒盛行南宋京都杭州,商人将金华酒装在船上,沿江顺流而下源源不断运抵杭州,供王公贵族们饮用。金华酒以糯米红曲为料,冬水酿冬酒,担米出担酒。酒液色泽如金,清冽醇香,是酒中上品。李渔改定的《金瓶梅》,书中人物都喝上金华酒。美食家袁枚称赞金华酒“有绍兴酒之清,无其涩;有女贞之甜,无其俗”。

“仙”字本意,是在山中修道的人。离开洞天仙山,凡胎就修炼不成仙体。没有酒就少了文学灵感。千百年来,神仙、诗歌、戏曲和酒,在这神奇的金华山水间相互成就。

四

赢得“小邹鲁”盛名,金华有着扛鼎的文化底气。宋代是儒学分水岭。理学标志着儒学进入哲理化、思辨化阶段。全祖望《宋元学案》评论:“宋乾(乾道)、淳(淳熙)以后,学派分而为三,朱学也,吕学也,陆学也。”他认为,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,是与朱熹道学、陆九渊心学并称的理学三大学派。后人也将金华学派、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并称浙东学派。反对空谈阴阳性命、强调“经世致用”思想,成为千百年来浙江人求真务实的文化基因。

在“经世致用”总体价值取向下,婺学领军人物学术观点各有千秋。开婺学先声的吕祖谦,主张“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”,内外兼修、学以致用;才气超迈、性格狂狷的陈亮,激进反对空谈“道德性命”、倡导“事功之学”,一辈子为抗金复国驱驰尽瘁;能臣干吏唐仲友,尚经制之学,治学不主一说,不苟同一人,但求经世致用。到宋元之际,婺学门下又有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许谦“金华四先生”。明初,浦江郑义门网罗英才,承继婺学根基,门内家庭教师刘基、宋濂、方孝孺,都成为王者师相。曹聚仁评说,“金华学派,便在那三百年间盛极一时,和朱陆鼎足而立”。金华学派匡时救世胸怀,化为金华儿女精神血脉,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、空谷回响。

婺学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种子,在改革开放年代激发出强大创造力。义乌人在计划经济坚硬土壤上,种出市场经济幼苗,鸡毛飞上天,小县城变成“世界小商品之都”。横店人在荒山丘陵上种文化,偏远山镇蜕变成“东方好莱坞”,10万“横漂”在此追梦,“剧本进来、影片出去”影视产业蓬勃发展。

五

古子城是金华古代城中城,也是这座城市文化之根。古子城建在一片斜坡上,坐北朝南、面朝婺江,是藏风聚气、抱揽河山之地。从唐开元婺州州治迁徙婺城,历代府衙以及考试院、文庙、寺院、楼台等重要公共建筑都集中在城内。

古子城再现盛世辉煌,得益于金华人崇文重礼传统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,金华系统规划修复古子城。形成婺州公园和八咏公园组成的滨江公园带,修复城墙、城门、码头、庙宇等历史建筑,整修八咏街、酒坊巷、石榴巷、鼓楼里、熙春巷等老街巷,重建北宋“万佛塔”,“镶牙式”迁入历史建筑。金华人用20多年接续努力,精雕细琢出一座庞大复合型历史街区,再现史上南宋陪都繁华盛景。

游览金华古子城,犹如走入活着的南宋都会。大面积古建筑、古街区,是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。婺州窑瓷器、木雕、奇石等文玩交易兴旺,美食店、咖啡屋、酒吧、茶室、书斋人头攒动,燕方归等民宿,传统婺派建筑和现代情调结合。活态利用激活了生机,古子城成了游客必去网红景区。忍不住将金华古子城与杭州南宋御街比较。一个是自古繁华的南宋故都遗存,一个是金婺争华的南宋陪都所在,都是传承有序的宋韵文化,同样风姿绰约、各美其美。

从杭州出发,沿钱塘江溯流而上,经黄公望曾描绘的富春山水,过郦道元笔下一百许里奇山异水,穿越江清月近人的建德江,再过兰花照春水的兰江,就到了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山水金华城。这里,是我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艺境

摄影《丰收的码头》(局部) 颜劲松 作

掬一捧古井清泉

林上军 尹海鹏

风和日丽,约三五好友,踏访舟山本岛古井。

提起“井”,人们自然会联想“市井”两字,市井可解释为街市。但就“井”而言,本意是指能取水的洞口。从“市井”两字也能体味出井在以往人们生活中的分量、地位。

我们此行计划踏访舟山本岛七口古井,分布于定海石礁、岑港村落、紫微侯家、小沙街道、五雷山顶、白泉皋泄、临城边缘。

头口井,坐落于石礁一小山坡脚下,走近一看,清澈见底,充满阳光味,真是好久没领略到如此令人心动的井水。井不深,旁边正有两三个妇女洗刷。她们说,这叫萝卜井。至于井名的来历,有如此传说:清朝时,有一贫穷寡妇在紫薇槐花井洗萝卜,不小心,萝卜掉入井中不见了,寡妇见状,长吁短叹,心疼得久久不愿离去。此时,一位白胡子老翁来到跟前,对寡妇说,到附近莲花庵旁的井去,就能找到丢失的萝卜。寡妇便跑到此庵,找到井潭,发现丢失的萝卜果然漂浮其中。于是“萝卜井”之名便流传至今,据说这莲花庵,也有400多年的历史。

继续驱车,穿过岑港司前老街,峰回路转,抵达岑港方井。方井顾名思义口呈方形,中间一根石条,井圈边长约1.6米,横梁宽0.28米。这口井奇特之处是旁边有敬神的香炉,是当地村民抬请井潭姑娘或丧事人家念伴取水时焚香点烛祈祷所用。井旁还有铭碑,上写:古井滋司前,乡贤倍珍惜,久饮方井水,延寿百年春……

双桥侯家槐花井,则是因为井旁那株槐花树得名。槐花井结构独特,一边筑有凭栏,井道伸展如坑道,井口长宽约1米,往井口一望,喜见里面两三条锦鲤悠然而行。恰好有83岁老妇黄亚花出来,她身朝那株并不高大但历史悠久的槐花、眼望着井潭介绍,这井至少有上百年历史,约20年前才筑起这一凭栏,是为了防止小孩掉到井里,灰尘跑到井内。

槐花树宛如小家碧玉,冠叶郁郁葱葱,主干根部到离地一米高的地方,有一奇特生成,右侧均为半轮树皮。

2018年7月,定海区政府在此为井竖碑。据记载,这井还与紫微茶人谷内的金线龙潭女有关。黄亚花向我们娓娓道来,某年这一带大旱,水井枯竭,侯家一大户人家小姐心急如焚。她擅长绣龙,于是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绣出一条黄鳞金爪、栩栩如生的金龙。绣完后,小姐把它放在阳台上,让金龙吸收日月霜华。某日,金龙果然遇水现真身,欲腾空而起。小姐想把它转移至村庙里供奉,不料金龙就地一滚,携裹小姐朝狭门方向飞去,最后钻入一个深水潭……

古井,大多不但有神奇传说,更有古树覆盖。小沙的潭陈井,一棵大樟树,几乎笼盖井潭周边活动区域,井有200多年历史,老树也是历经沧桑。这井1.4米乘2.8米见方,井壁石条叠砌,水源充盈。也许是由于井口太大,又不注意呵护,同行熟悉者称:水质已不如从前。

“西有槐花开,东有潭陈井”,我们算领略了定海西乡这两座古井的风采、神韵、底蕴。

白泉皋泄的老井——童家园水井,也有一棵老柿子树遮盖,下有三口井,一口封起来了。村民张伟康,年逾古稀,他自豪地对我们说,井约4米深;每次清淤,抽水机把井水抽干后,一晚上工夫水井就满了;那些嫁到城里的村妇,每次回老家总要装些井水回去。

而舟山本岛五雷山上的那口水井,虽没有单独记载历史故事,却也是源远流长,生态环保;旁边茶园相伴,沁人心脾。

最后一站是临城边缘的清泰寺,在此,我们汲取了50多米深处的甘冽山泉。

此次古井踏访之行,每到一处,大家都用手掬水洗脸明目,大呼清凉、润泽;有的还掬一把喝几口品咂,感觉回味绵长。

井,对海岛人民来说,尤其重要。舟山易旱,井水往往是旱情严重时期的补充水源。尽管如今自来水管四通八达、串巷入户,但井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质的生活所需,也承载着诸多文化意蕴、历史典故。鸦片战争时期,英军入侵定海城,定海知县姚怀祥跳入梵宫池以身殉国;另如留方井,也遗存类似悲壮的故事。

一路察井景、品井水,可谓美不胜收。水井边淘米、洗衣、冲澡,曾经是少儿时期难忘的回忆;如今,人们汲井水不多,一些老井也被填埋,如果想留住城市的根脉,唤醒城市的乡愁,不妨让一汪井泉永远汩汩流淌。

踏歌行

庾村印象

张 汶

想你的风吹过了莫干山,
我等在山下百年的车站,
庾村的秋色迷漫着香甜。
往日风情穿行在梧桐树间。
一列停驰的绿皮火车,
一座寂寞的乡村图书馆,
一段沧桑的民国建筑,
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,

我不清楚
你曾经的辉煌,
但我知道
我的大半生也只是你的瞬间。

过去的不会过去,
未来的还会再来,
似曾相识的庾村,
就是我量子纠缠的尘缘。

心香一瓣

深秋的明黄

赵 畅

我一直以为,深秋季是属于银杏的。这不啻因为可以食用并入药的银杏白果沉甸甸垂挂,本身就昭示着丰收的喜悦;更是因为一树妆成的明黄色,总是带给人们无限的惊喜。

最初听到“银杏”这个名字,是在初中语文课上。郭沫若先生那篇“用诗的情感、诗的语言、诗的节奏”写就的托物喻志的散文《银杏》,不仅让我知道了银杏的别名、来由、特点,以及真善美的品行,而且也令我喜欢上了这一从未见过面的树种。

真正见到银杏,那是在2001年深秋随市考察团赴日本访问期间。在几个城市间转悠,一溜溜明黄色的城市行道树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“这不就是银杏树嘛,到了深秋季它的叶子就渐渐明黄,并与果一起渐渐坠落”,队伍中有人如此提醒,竟让我茅塞顿开,感到深深的自豪——它分明就是中国的国树,看到银杏我好似看到了侨居在日本的“亲人”,也同时陡增了一份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没过几年,我发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竟然也开始种植一定规模的银杏树。这不,就连我居住的这个小城也在一些重要地段栽种银杏。后来才知,银杏之所以被城市管理部门选为行道树,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夏天展叶遮阳、冬天落叶透日的特殊需要,何况深秋的明黄色彩带给人们的又何止是一种颜色。是啊,每每进入深秋季,银杏的那抹晕暖的明黄色总会占据我的眼帘、侵入我的心底。

作为绍兴人,对于银杏树或许有着更多的话语权。我曾经在深秋季专程前往浙江“十大最美银杏村落”——绍兴市诸暨应店街镇灵山坞村参观。虽说村子不大,可就是这样一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村,因为拥有1000多棵银杏树(其中百年以上的古银杏树就有102株),名气渐长。走近村子,若不是看到银杏与村宅老院相互映衬,我还以为自己走进了神秘而神奇的时光隧道。天高云淡,阳光明净,道路两旁或房前屋后或田头地角,整个村庄好似掩映在一片明黄色的银杏树丛中,它们各自站成风景,也定然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“盘根错节几经秋,欲考年轮空踯躅。”银杏生长较慢,寿命极长,从栽种到结果需要20多年,40年后才能大量结果,因此又叫“公孙树”,是树中的老寿星。从一棵棵古老的银杏树旁走过,我都会放慢脚步并投以敬畏的目光。“蓦看银杏树参天,阅尽沧桑不计年。”千百年来,它们栉风沐雨、饱经风霜,才令它们巍巍屹立于天地之间,这是怎样的雄起、雄奇与雄俊呀!深秋的银杏就是如此地奇特,那明黄的银杏叶子无论是密密匝匝生长在树枝上,还是飘飘洒洒坠落在田地里,它都成为美的化身、柔的定格、艳的舞姿。我更相信,不论是谁,无论带着何种心情,在这片古老的银杏林里穿行、徘徊,你的心也定然会如清辉的月色映照在波澜不兴的水面上,因此变得辽阔、沉静而悠远。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闯入了江南的“香格里拉”。诚如“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一样,我心中也有属于自己的“香格里拉”。是啊,“香格里拉”,最“香”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,是大自然的恬静与平和。而眼前这片古老的银杏林,不就是我一直期待的“香格里拉”吗?

“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银杏因了明黄之色,也自人得人们的法眼,而一俟将落叶婆娑视为诗意、诗性、诗韵的载体,那么,被珍爱、珍重、珍惜,也是可想而知的了。想起2013年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就开始尝试对部分道路落叶不扫,并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而今,不少城市也纷纷效仿,因为这契合了广大市民“落叶其实也是一种美”,它使原本萧条的季节,蒙上了一层童话般的景色。更何况,市民们也还有对落叶形而上的深层思考。就如评论家封寿炎先生所说: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里,落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在陶渊明笔下,世外桃源有着‘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’的美丽景色。除了审美,落花也还能引人哲思。‘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’,这是陆游以落花来寄托自己的高洁情怀。‘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’则是思想家龚自珍以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来自喻,抒发自己造福桑梓和报答国家的志向。可见,在一条落英缤纷的林荫小道上,如果落花被清扫得干干净净,那么无论从审美还是从哲理的角度看,它的文化价值都将被割去一半。”

寻访缤纷花径和落叶大道,为城市增添一份诗情画意和人间温度,这或许也是城市管理者们的一种智慧表达吧。

本报社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:0571-85310114 邮政编码:310039 电子信箱:zjrb@zjnews.com.cn 广告发布登记:浙工商广发8-001号 印刷: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.50元 零售每份1.50元